

非常经典

铭刻记忆的永恒，感化世纪的情愫，镶嵌岁月的晶莹，吮吸名著的乳汁，绽放属于生命灿烂不朽的思想之花。

被审判的女医生 (上)



[美国] 亨利·丹克尔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被审判的女医生(上)

(美国)亨利·丹克尔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被审判的女医生(上)

(美国)亨利·丹克尔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簡介



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亨利·丹克尔曾从事律师工作,他已出版二十四部小说。最近发行的著作有《全额支付》和重新出版的古典名著《哈罗威茨和华盛顿夫人》。

他曾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帕姆斯普林斯生活过。

《被审判的女医生》是亨利·丹克尔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在美国乃至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该小说的发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亨利·丹克尔为更多的人所知道。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30
第四章	47
第五章	61
第六章	73
第七章	87
第八章.....	102
第九章.....	123

第十章.....	136
第十一章.....	147
第十二章.....	164
第十三章.....	187
第十四章.....	202
第十五章.....	215
第十六章.....	227
第十七章.....	246
第十八章.....	265
第十九章.....	286
第二十章.....	296

第一章

“快把福莱斯特大夫叫来！”这一声呼叫歇斯底里，响彻在市立医院的急诊科大厅里。“有人受了枪伤！血流不止！”

两名卫生员将担架车急忙推往走廊尽头的急诊室。其中一人又喊了一声：“福莱斯特大夫快过来！”

在一间检查室里，凯特·福莱斯特医生从她正检查的病人身旁转过身来，对护士说：“你替我照管一下！把血样送化验室。结果一出来马上叫我！”

说罢她冲出房间，朝走廊另一头奔去。她的一头金发蓬松散乱，脸上的妆亦被抹得乱七八糟，白大褂皱皱巴巴，这些都表明她在急诊科里已马不停蹄地苦干了很长



时间。在这家纽约市的大医院里，礼拜六晚上在急诊科值班是最累人的。今晚尤其如此，本应与凯特一起上岗的另一个医生因患重感冒而请了假。院方说会另请人帮忙，但目前尚未见一个人影。于是她只好挑起年轻的住院医生承担的重任——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恶劣条件下尽力而为。

她路过二号检查室时，里面的护士阿德莱德·克罗宁喊道：“大夫，你有空时……”但凯特早已向急诊室跑去。一个十四岁的小伙子躺在急诊室里，他胳膊受了枪伤，血流不止。在离市立医院不远的西区一条街道上，两个互相对立的贩毒团伙火拼，这个小伙子不幸被流弹击中。

护士克罗宁意识到今晚福莱斯特医生实在是忙得无法分身，便开始自己对三号检查室里的病人进行记录。克罗宁能力很强，已有十六年的护理资历，她在履行这一职责时不希望别人在一旁干扰。可病人的母亲却非要老牛舐犊似的在旁边指手画脚。

病号是个十九岁的黑发少女，克罗宁问她：“告诉我，你来医院的原因是什么？”

她母亲插嘴道：“我希望你能找个医生来。我女儿病得很厉害。我想让她得到最好的治疗。”

“我已经告诉福莱斯特医生了。”克罗宁面露愠色。

“我要求让科主任亲自出诊。”女人坚持说。“我们出得起钱请一流的大夫。”

“恐怕星期六晚上的这个时候，主任来不了。”克罗宁说罢又转向病人。“现在你说吧，哪儿不舒服？”

“她恶心呕吐……”女子的母亲答道。

克罗宁懂得，任何一个做母亲的担忧都是很自然的，便解释道：“你是……”

“施托伊弗桑特。”女人说。“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太太。”

克罗宁立即意识到这是个她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并未使她改变态度。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病人住进医院的原因必须记录



在案,所以只要她自己能开口,最好由她自己叙述症状,因为病例需要绝对准确,以便协助医生做出诊断。为此,请你……”

“对不起。”母亲说着从她女儿躺着的检查床旁后退了一步。病人的黑发粘在汗湿的额头上,呼吸很不平稳,四肢亦显得紧张而不放松。透过这些迹象,克罗宁觉得眼前这个女子十分痛苦。她接着问下去,同时测量她的脉搏和血压。

“告诉我,为什么来医院?”

年轻女子的嗓音颤抖且显得痛苦:“是今天早上六点开始的……”

“开始什么?”克罗宁问。

“疼。在肚子的部位。后来我……我开始觉得恶心。”病人有气无力地说。

“克劳迪亚,宝贝,别忘了说你的腹泻。”她母亲提醒道。

“我正要说呢,妈妈。还有……一直腹泻。”

“严重吗？”克罗宁问。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似乎回忆了一下，才说：“不太严重。”接着闭上眼睛，仿佛即将进入梦乡。

这时，克罗宁已测出病人的心率是每分钟 110 次。心率比较快，大量冒虚汗，血压高压 100 汞柱，低压 60 汞柱。克罗宁往数字血压计上又套上一个新的无菌塑料罩子。

尔后她走向嵌在墙上的橱柜前，取出输液用的器具。克罗宁认为，拉肚子和心率过速表明这个少女可能已脱水。

她的体温是华氏一百零二度，更证实了脱水的推测。克罗宁刚把输液管装好，就听施托伊弗桑特太太问：“你不给她开点药吗？”

“只有医生才能开药。”克罗宁答道。

“那么医生在哪儿？”女人问。“我们在这儿已待了快半个小时了。开始在住院处等，现在又等你——”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在急诊科，我们对每个病人都



是尽快地处理。福莱斯特医生马上就会来的。”克罗宁说罢离开了房间。

“呃，我还从没见过——”女人大声说。

她女儿虽很不舒服，还是以祈求的口吻说：“妈妈，拜托啦……别再发脾气，行吗？”她再度闭上双眼。

“信不信由你，要是伊夫斯医生没出城的话，他立刻就会赶到你的公寓去。大礼拜六晚上——偏赶上这么个时候闹病。”

“妈，别说了行不行？”

“我不想再拿你自己的话说事，克劳迪亚，但一年前是谁说的‘妈，我已十八岁了，能照顾自己了。我要出外独立生活。’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你爸说的。十八岁，”她又悲哀地重复了一句，“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我像你这个年龄时，一个女孩子十八岁已步入社交界了。二十或二十一岁时就嫁给了教养良好的青年人。可如今这世道……这年头……”

此时，凯特·福莱斯特已为挨枪击的小伙子止住了

主动脉的流血，将他送进手术间，便往三号检查室赶来，克罗宁正在门口等着她。克罗宁把病人的情况向她交代了一下，两人一同走进房间。

凯特朝屋里的人瞥了一眼，看出了她们之间的关系。母亲神色紧张，女儿极度痛苦。首先要使母女俩镇定下来，与她们搞好关系。凯特问病人：“喂，你叫什么名字？”

没等病人回答，她母亲便说：“一个护士已经问过她了，我们希望由医生来看她。”

“我就是医生。”凯特·福莱斯特答道。

女人刚要开口争辩，目光却落在了别在凯特白色大褂领口部位的塑料身份牌上：凯特·福莱斯特医生。

“哦！”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愕然而尴尬地哼了一声。
“我……我断定你一定会尽力而为。”

这个女人的话使凯特觉得又气恼又好笑，她没加理会，把头转向病人。

“你叫什么？”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人痛苦不堪地微喘



着气答道。

凯特留意到病人十分疲惫，眼神集中不起来。她伸手摸病人的脉搏，除了证实一下克罗宁的记录外，还想利用这一时机思索病人的病情。

十九岁的妙龄少女，也可能二十岁。症状都是一般性的。疼痛，浑身无力，伴有极度的精神紧张。她的紧张是由于她忧心忡忡的母亲的在场造成的，抑或是出于对染上重病的惧怕？不言而喻，她母亲的在场于事无补。我要是留她过夜察看她会有何反应？

倘若凯特能劝说女孩放松地交谈，她再问几个针对性强的问题，或许女孩可以放松一些，从而得出较准确的诊断。

“克劳迪亚，告诉我为什么来医院。”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她母亲答道。

“请这位……”凯特顿住。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母亲答道，希冀凯特能立即认出她的名字，并作出相应的反应。